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荒政

宋寧宗嘉定七年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奏乞蠲閣夏  
稅秋苗疏曰臣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  
昨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  
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者纔六

七日焦熬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  
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  
池徽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  
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  
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插然水熱如湯  
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聞當塗宣城管下圩  
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澇今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舟  
行過大城堰一帶見蝗蟲飛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

幾遂入府城皆由東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  
為空又據諸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  
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者  
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  
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  
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  
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之糶濟城郭之民不數  
日盡矣況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



恃沿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相望所出益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湖河般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博訪父老皆言粳稻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菜之屬緣田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家賃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足以償而

種子價高無錢可糶而不能種凡曰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卹每遇檢放指為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有貴糶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更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為之惻然竊惟今歲之早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早多在夏秋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地借令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螟之口而況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

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搖搖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朝旨  
將來合議糶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  
已恭稟多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糶濟之惠  
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據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百  
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死  
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豈  
種艱得錢物亦無處收糶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

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朝廷權閣  
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戶部符臣寮奏  
請內一項寬旱地之賦以為秧苗未得種挿人情  
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鋸版曹既有歲例  
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  
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為怨嗟甚於不雨此當亟行  
戒約江湖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面行  
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寬旬

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聖旨允從仰見陛下  
至慈至仁勤恤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  
鏤榜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為始住催一月雖足  
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罄罄捋  
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償納徒使  
吏卒並緣得為苛擾人戶憂迫不免流移理勢實  
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困重賦荒田逃戶所  
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戶更有流

徙伏望聖慈速降指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  
蔣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權與倚閣候將來  
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大願

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災傷檢放之  
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多以趣辦  
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吏承風輒懷觀  
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繁昌貴池銅陵青陽  
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數目自臣到任

來訴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惟聖慈必已矜從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天俯燭民隱將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衆情似懷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為賢逆料將來亦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尤可深憫臣謂今欲慰安人情使無逃徙莫若控告朝廷先期降旨約敕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元不闕雨處將來成

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不魯種時去處並與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苳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輸納苗米以至重困許臣備坐指揮散榜曉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安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轉運疾速行下



州縣開具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  
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  
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本故於災傷之歲  
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夏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  
情觀之毋乃太早蓋救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  
待其餓莩流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  
至斯兩朝詔書可為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聖慈降  
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便利一則征斂既寬

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租賦亦免失陷二  
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  
糶濟三則窮窶之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為盜  
賊未萌之禍銷弭尤多臣叨蒙聖恩畀以漕計一路休  
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天聽臣無任震惕竦  
罪之至

八年德秀又乞撥米賑濟劄子曰臣伏見自冬徂春雨  
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

延讜言赦死辜釋遷謫還沒產苟可銷鑿致和無所愛  
惜臣等布宣无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  
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  
土脉乾燥畊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插秧苗去  
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曾申得雨却聞其  
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閉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  
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捐瘠又多累據諸處人  
戶陳訴并州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

沒剽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糶濟建昌縣百十  
人劫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此見得今  
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它路國之根本在此  
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靜使一夫餒死必傷天地父母  
之仁不幸註誤有司寧不重關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  
吝重費救奪民命度脫苗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  
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  
極力拯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攜貳且及早

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其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熟荒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蚤夜憂懼思得叶心盡力為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不至饑餓流亡散為盜賊以遺朝廷憂已行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略計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一石亦該一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寬餘而義

倉見管纔四十三萬耗腐在內非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不足以賑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既多諸郡必紛然以錢粟為請却致朝廷難為應副是以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為奏陳候諸州申到戶口據實分撥合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計推下於此數必支給不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冀十得六七之比陛下禱早之初不愛曠典異恩以銷天變蘇民瘼今赤子螻螻赴懇求延旦夕之命必不惜力靳費

不以抹之臣等謹體聖懷昧死上奏伏望斷自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濟饑民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陛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柅吏姦失陷官物致上孤德意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陛下炤之德秀又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糴麥種疏曰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菑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睿聽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

同心臣等欽體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振卹之  
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  
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思未知攸濟  
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  
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溫飽之  
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  
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調第自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  
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



能豫蓄種子中戶糴買已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  
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饑腸所迫豈有  
顆粒尚存雖欲趨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  
揀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  
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況磬磬  
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  
月之交振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捄饑則非至  
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

親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來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糶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種人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升其費不可勝計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收糶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平錢米本自無幾見

今專充糶濟不復更有贏餘只得傾竭愚誠控告君父  
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頒下諸郡斟量  
給貸麥熟之日令民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權還之縣  
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冒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

德秀知潭州又奏置惠民倉狀曰臣猥以疎庸叨蒙推  
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  
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  
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糶蓋其生

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江  
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  
貧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  
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  
雖苦貴糶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  
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洵申  
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  
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早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

必乏倘不蚤為備豫之計惟盼盼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實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糴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

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  
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  
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處盛貯名曰  
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  
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  
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溷  
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今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  
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

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採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朝廷又為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申事宜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

德秀又奏置十二縣社倉狀曰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於天下自是數十年

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  
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  
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  
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  
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  
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孝宗皇  
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  
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至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



法昌嘗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姑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詔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亦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帥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

夏旱曠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於是搏節浮費以官錢易穀於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於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救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仁聖臨御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申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

臣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指揮令本州常切遵  
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蒙天施  
於無窮臣不勝大願

提舉李道傳上奏曰伏為廣德知軍魏峴按教授林庠  
實按轉運副使真德秀乞覈實辨明事臣聞論事者當  
辨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無真是真非之所  
在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聽之易惑者不覈實之過誠  
即其名以覈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厚誣而非者亦何

可以自掩哉臣竊覩進奏院報知廣德軍魏峴按軍學  
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真德秀得旨罷庠而  
別與峴一等軍壘差遣臣竊謂峴與德秀必有一是一  
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難辨者蓋峴之  
奏雖為庠設然以臣所聞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峴之  
按庠謂其捨教職而任荒政挾漕臣而陵郡守夫以一  
郡之民饑困欲死陛下大捐廩粟以活之仕乎此邦者  
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職之可拘當此之時軍學

堂試為重乎本軍振濟為重乎出身濟物固儒者事峴  
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倉為可鄙峴則陋矣至於陵  
忽郡將則誠不可不治然猶當問庠之所守為如何設  
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而所守者正峴亦當屈已  
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況庠之於峴初未見語言禮節  
悖慢之實則峴之深怨極憾於庠者果何為哉以此言  
之峴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曰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  
德秀與峴比肩事主德秀雖任按察若德秀所為未善

峴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孰曰不可然臣不知果峴為是乎德秀為是乎峴之奏為荒政言也若曰某縣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鄉孳死者衆而不能救某處濟米給散之有欺某邑糶錢出入之不明某事則有何人之詞某條則有何日之案各指其實而言之庠固無所逃罪而德秀之失於任庠者亦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峴之奏千餘言略不及此特以輕易朝廷自專掠美為德秀罪陛下試覈其實峴為是乎德秀為是乎夫自專固人臣

之罪而許以從宜者乃人主之大權掠美固君子所羞而為君任怨者尤末世之邪說如峴所陳陛下欲濟而易之以糶陛下欲糶而易之以濟是為有司專擅之罪廣德濟糶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糶俱急轉輸不齊糶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濟米有缺而乞糶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厥成終文籍具存自無淆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陛下之所許未至罪其專也至於掠美之說則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職無

他任其父之事而已臣職無他任其君之事而已故稱  
人子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臣之善者必歸美於  
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  
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於下則怨之者推其所從  
來必歸咎於上矣主何利焉且峴固言之矣米陛下之  
米民陛下之民也獨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  
臣奉陛下之令散陛下之米活陛下之民何往而非陛  
下之德澤哉天下未嘗有無實之名也臣之事君當責



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阻饑上所當恤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為名峴乃有恩歸於己怨萃朝廷之言何其所見之異哉且民饑而不得食則怨既得食矣又何怨萃於上之有乎峴之言無足辯者然臣竊見近世風俗日以衰弊人臣率顧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肖每獨憂之峴之讒行恐自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專掠美為嫌便文自營誰任陛下事者峴言雖所關甚大此臣拳拳之愚所以上

瀆天聽不自知其煩也峴與德秀一是一非必有公論  
伏望陛下特選朝士或委隣路監司考覈其實若廣德  
荒政不舉則德秀為有負陛下不可無責若峴言無實  
則是以私意邪說上惑朝廷尚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  
是是非非不可混於聖明之世臣與德秀實為聯事愚  
忠所激不復避嫌且峴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  
冒犯以聞

左司諫黃序上奏曰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

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  
雜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  
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雜種多寡皆為已有則不勸而  
勤民可無饑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  
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  
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賑救之費從之

寧宗時袁燮輪對劄子曰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  
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救之最切洪惟我藝祖有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者蠲其租勿俟報蓋慮其稍緩有拯救不及者嗚呼可謂至切矣仁宗明道中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昧草者仲淹擷以進御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其言切矣而不以為忤豈不曰民之艱食固人主所欲急聞者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足以傷財而

害民此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今陛下躬行儉約誠心愛民同符於藝祖匹休於仁宗矣然不知黎庶之疾苦果能盡達於冕旒之前乎近而京輦米斗千錢民無可糴之資何所得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斃者遠而兩淮荆襄米斗數千强者急而為盜弱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隆冬或以凍死遺民氣息僅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乎淮西漕臣目其饑羸困斃之狀摹寫為圖觀

者無不愍惻不知亦嘗進御如范仲淹之進烏昧草乎  
陸贄有言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  
所惡聞則小其事深譏當時告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  
寬仁監司郡守固宜皆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詢之使  
閭閻纖悉之情畢達於几席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  
父母斯民之意篤矣臣聞古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曷  
為其必於是時也五穀多寡歲終畢見可量入以為出  
歟歲用度非豐年比故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

支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替替仰哺方切坐視則不忍賑卹則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側聞去冬陛下臨朝深以得雪為喜而又軫念饑民之寒更糶為濟以直給之聖意切矣臣願陛下更推廣之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惠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

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  
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詳毋失之畧庶乎恩  
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周世宗五季之君爾猶曰民猶  
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解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  
其撫摩涵育有所未及乎民困極矣惟速救之豈獨生  
靈之幸實宗社之幸

浙東路安撫使袁說友乞收糴淮麥疏曰臣竊觀司馬  
光進讀邇英神宗皇帝問以河北歲饑何以拯之光曰



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乞糴穀於他路州縣仍多漕江淮之穀神宗然之然則糴穀以賑饑民固不可緩若先事豫備多方為策則尤免於臨時之迫急也伏自前歲水旱相仍舉行荒政惟以發倉廩捄饑饉為急累月之間諸路賑糴所在儲粟什用八九然猶未能足用也今諸處見管米斛蓋甚無餘幸去歲中熟朝廷徧行和糴目今所蓄正自不多若今歲更得一稔則廣糴厚藏它日猶可憑藉然近日雨澤久愆禱

祈未應明越兩郡種未入土浙西運河不絕如綫自常而北乾早已甚所謂先事豫備豈宜不講今和糴米斛已非其時縱增價收糴所得亡幾竊聞兩淮麥已大熟淮邦種麥連亘阡陌非江浙比也淮人仰此流轉江浙博易楮幣兼聞目即麥價甚平臣恭聞仁宗皇帝慶歷四年遣內侍齎內庫銀三萬兩下陝西糴麥以濟饑民蓋穀與麥其揀饑一也今糴穀已晚宜及淮麥稔熟之時早行收糴以為他日賑荒之備誠為急務臣嘗詢之

農民謂麥極可收貯若乾燥之麥倉廩不溼可收二年  
今若朝廷捐銅會三十萬分委兩淮漕臣每路且各糴  
乾燥好麥十萬碩以郡大小定數增價收糴選委明曉  
官屬措置革弊不得纖毫科擾於民各辦高燥倉廩將  
所糴麥更切睠眼候乾然後入廩如一年內便致腐爛  
不可用者罪各有歸取見糴足實數具申朝廷然後委  
官覈實庶幾得此十萬石麥或有歲歉便可應用其利  
一也淮人既得官司增價糴麥又三十萬銅會散在兩

淮民旅兩得其便其利二也若今秋幸得豐熟不用賑濟則此十萬石麥或且椿留一半或遠近官司乞以元錢充撥充造麩等不患其無用此其利三也欲望聖慈詳酌臣先事豫備之意或其言可采乞早賜施行不勝厚幸

說友又乞增糴常平米疏曰臣竊惟國家常平之法最為近古今州縣常平之米政所以均斂散之宜平歉歲之糴若所儲不多或遇歉歲必無以均斂散而平貴糴

恐非常平之本意臣庀職浙東伏見本路州縣常平米  
數目尤少除紹興府有五千餘石台州有四千餘石外  
其温州止一千餘石明州止一百餘石處州止三十餘  
石若衢婺兩州並無見在總計七州之數不過一萬二  
千石耳常平之米與義倉不同義倉隨苗帶納歲歲而  
有常平則取之租課米與租課錢收糴耳而租課錢米  
即人戶請佃沒官戶絕田產內所輸者去歲十月蒙朝  
廷行下將本路應干沒官戶絕田產並行估賣其錢令

各州解赴封樁庫臣今年正月到任雖已節次措置出賣而區區竊有管見向者恐涉規避之嫌不敢具奏今幸獲對清光得以控露且浙東一路所管常平米已是數目絕少若又盡賣沒官戶絕田產則自此不復有佃人租課錢米是絕常平之本矣歲既無入又有州縣支動及陳腐耗折所謂見管一萬二千石將不一二年亦無復有矣豈不重失斂散平糴之良法哉故臣謂出賣官產若果足以助經常之費猶曰可行今浙東一路估

到之數不過十二萬貫而臣到任後多方措置方賣及四萬貫政使足十二萬貫文數在朝廷如太倉一稊米耳所得不多所失頗重政如中人之家雖至於甚迫促亦安肯盡棄常產以絕歲入之利益棄產得金金易盡而產不復有堅忍以保常產則歲歲有常入矣此理甚曉然也臣愚欲望聖慈以常平為重深念浙東一路常平米數少所賣官產不過十二萬緡豈宜因此盡廢常平之入特發睿斷行下浙東提舉司日下住賣沒官戶

絕田產其已賣者即以其錢各令本州趁今年豐熟盡數收糶米解於常平倉椿管限冬季糶足其未賣者與雖已賣而未交錢者並只付元佃人租種仍前輸納租課錢米其後來續次收到沒官戶絕田產自此並不得出賣勒州縣及時召人租種庶幾存留所佃官產不絕常平之入及民之政莫切於此仍乞速賜行下施行不勝一路厚幸

理宗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守上奏曰國家頻年以來



常苦旱暵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脩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為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為曠土比年以來饑旱洊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

泉涸縮之時農事空閒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下而  
倍築其上積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巡行考  
察課其勤惰而為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  
利民如此則天灾不能為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  
上勤朝廷賑恤之勞矣

幹知漢陽上奏曰臣恭惟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宇內  
一民一物之微撫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獨於水  
旱凶荒州縣無素備之策而民之死於饑孳者不知其

幾甚可傷也今之守令為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為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肯出粟若聽其自為低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閭閻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議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可為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

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  
糴素未嘗蓄積也自前知軍孫祐首糴萬石知軍王從  
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  
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戶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糴  
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  
賑糴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  
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信其為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  
為莫若及今行下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沿江十

數大郡起立倉廩使可積數十萬石纔遇豐熟即於諸郡和糴積則十郡可積數百萬石雖有水旱不能為吾憂矣況敵運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復師旅一動悉發此米方舟而下何患糧食之不繼哉方旱而思造舟方暑而思造裘雖若近於迂濶然先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及矣惟集議而決行之天下幸甚

兵部侍郎袁甫論流民劄子曰臣聞今日之患至危至急關於理亂存亡之大者流民是也臣竊迹往事未暇

枚舉姑以晉事言之永寧間李特雄輩其始不過挾流  
民為亂耳特雄單人窶子尚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於  
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惟有  
已亂之方者乃能折倡亂之萌西晉不知已亂而縱特  
雄之倡亂故蔓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  
因之以為亂巴蜀流民布在荆湘杜弢又因之以作亂  
逮其後也江西流民執長吏降姚襄建鄴震駭謝尚自  
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此皆倡亂之始不思亟加安

輯故其流毒浸盛寢烈以至此極耳况今歲荒歉米價騰踊餓莩滿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煽內之饑民等死之念一萌喜亂之徒羣起國將奈何哉夫不恤內地之饑民則凡轉徙於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民吾倉皇無策必將固拒且淮民皆吾赤子今不加拯揀反從而拒之是讎之也以子為讎稍有人心何忍為此臣之愚慮謂宜亟加區畫如救頭然然有當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焉今州縣間流民入境未知

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廣為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為居  
止之計或隨力贍養而亟救垂絕之命其說固當行矣  
然諸郡亦立經常莫繼一旦重以此費官帑空竭計將  
安出雖有巧智於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淮民勁  
悍材武與江浙不同轉填溝壑殊可恨惜宜取其尤強  
壯者籍以為兵如近日新招拱衛一軍亦可充數仍覈  
所在諸軍多有虛籍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  
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兵猥衆為今大弊不能汰



而又益之來者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清野伐敵國因糧之計室廬田產無尺椽寸草之留獨有山水寨阻險為固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寨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寨少何足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乎抑聽民自為而官助之乎俱非空言之所可辦況此又在敵兵盡退之後耳談河止渴奚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借曰其後復業官司為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勸以力農之務其說亦當行矣然

自經兵戈蹂躪之餘種盡矣牛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累歲久尚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矧敵情叵測去來無常民未知復業之獲利反不如寄寓之暫寬此其未易行者四也矧今近甸間有剽掠之衆輦下已有攫拏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眊隸遷徙皆勅敵也斬木揭竿皆勁兵也羣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盍亦懷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念軫燕巢幕上魚遊釜中之

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有非獨見單慮之所可臆決宜  
誕布集議之詔俾侍從臺諫兩省官以及在廷之臣參  
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狀不許聯名庶幾人人得盡  
已見免至雷同塞責陛下與二三大臣合衆謀而斷之  
至當歸一無有疑貳於以安近懷遠保邦固本實宗社  
生靈大幸臣不勝惓惓

甫為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進故事曰仁宗皇祐元年  
以知青州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

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為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於下而總提其綱於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輒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

下督府及諸閩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  
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  
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  
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  
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  
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  
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  
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有管之錢或乞

科降則上下當相視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  
聯絡為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  
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為士者  
則散於庠序為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  
無所萌此皆分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  
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為之領袖而已是  
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  
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富弼施行使長吏

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甚幸宗社幸甚

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糶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踴未知所屆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糶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為之發常平義倉然為數有限安



卷二百四十八  
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  
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  
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

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洪範八政一曰  
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  
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  
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  
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  
成

臣聞食貨相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者也虞書曰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洪範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孟子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以粟  
易之蓋二者不能以相無為人上者但當為均節  
其重輕使交利而俱贍未聞有力加遏絕使食貨  
不通以至於饑餓死亡而不加恤者也管子曰計

本量委則足矣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藏者何專貯於一處而不散也天生穀粟所以養人乃設筮權而雍闕之天絕民命使捐瘠於深山窮谷之中何其忍也自古言利之臣桑孔為魁聞其盡籠天下貨物矣未聞其禁米也國家著令米穀不稅凶年饑歲閉糶有誅祖宗仁政吏可不恪守乎臣竊聞近者有司踵行弊政開置米局使黥吏豪民共主其事柵水斷舟主撮不泄山澤之民貨無

所售食無所得饑火迫之觸法抵禁嘯侶呼儔破  
柵奪攘以與官角具有擒獲傳送有司駢首就戮  
向也救死於口而不得今也救死於頸而不能進  
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移民一國而相  
通者也晉饑秦救鄰國而相通者也安有均為天  
子縣內之民而祀魯相視哉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作俑者信有罪矣效尤禍也可不監乎今耒耨棘

矜猶未散也弛禁之令猶未下也正當疆場日駭  
之秋列郡有殺人取貨於城內者京邑有蟻聚蜂  
屯於田里者長此不已豈不為姦人所甚以搖吾  
民乎願陛下申嚴國家通糴免稅之法亟命有司  
毋惑吏姦毋輕民命取數年弊法而掃除之仍昭  
揭榜諭使遠所山澤溪谷之民莫不聞知則渤海  
潢池之間必且棄兵弩而持鋤鉤賣刀劍而買牛  
犢矣惟陛下亟行之幸甚幸甚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赫舍哩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溥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章宗泰和四年河北大饑尚書右丞侯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

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  
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  
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  
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  
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  
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為可哀其忍坐視  
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  
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為便

宣宗貞祐二年中都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以在京貧民  
缺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如有能贍給  
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  
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  
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政化並言則化切於政  
衣食合論則食急於衣欲天下之化行莫先於義欲天  
下之食足皆在於農農有預防而業可永安義有素行



而俗自相睦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共立  
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  
校勿使損敗當社饑饉即用賑給至於隋末公私廩積  
可供五十年長孫平之力也欽奉至元六年八月間聖  
旨條畫內一款該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  
每親丁留納粟五斗驅丁二斗半年粟不收許納雜色  
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勒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  
社長明置收支文歷無致損耗欽此臣竊見自是以來

二十餘年於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空如也之處頃年  
以來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饑饉洊臻四方迭苦轉互就  
食隆寒盛暑道塗之中縉屬不絕維持保抱婦泣於後  
子號於前老弱不能遠移而殍者衆矣延及京畿亦嘗  
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饑食橡栗寒衣薪  
火者多矣若更饑饉不息民將奚以為生乎彼隋立義  
倉之後而富今立義倉之後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  
哉意者勸督未及義風未行天氣未和人事未盡以致

之哉若幸從臣所謂務農桑之法之後自當有餘粟矣  
國家許陳朝廷得失臣試陳之今條款使義倉計丁納  
粟其意以為及饑饉之時計丁出之故方其納粟而計  
丁納之以取均也又條款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  
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半食哉又  
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  
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且夫義倉者貴其義也若計出  
納之錙銖辨親軀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

也樂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宜與之況一社之人  
而至儉豈宜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陛  
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產之法之後其田數之多  
寡亦不甚異矣伏望陛下普班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  
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為義  
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  
凡納例平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  
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萬

一豐歉不均宜免其歛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排家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勒為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檢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振救而義風亦興矣

文宗時虞集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捄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

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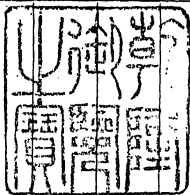
順帝時蘇天爵乞免饑民夏稅疏曰臣聞天生蒸民為

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  
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我國家隆  
興百年子育兆姓雖賦稅專征於郡縣而恩澤常出於  
朝廷爰自去歲以來不幸天災時見或值旱乾或遇霖  
雨河水泛溢年穀不登以致江浙遼陽行省山東河北  
諸郡元元之民饑寒日甚始則質屋典田既不能濟甚  
則鬻妻賣子價直幾何朝廷雖嘗賑恤數日又復一空  
朝餐樹皮暮食野菜饑腸暫充形容已槁父子不能相

顧弟兄寧得同居壯者散為盜賊弱者死於途路聞之亦為寒心見者孰不隕涕殆茲春夏之交將為蠶麥可望蟲已損其桑柘蝗又食其青苗夏麥既已不收秋田猶未下種天灾若此民窮奈何衣食尚且不充賦稅何由而出誠恐州縣官吏但知依期征索蕪楚既施瘡痍益甚夫民惟國之赤子財者本以養民宜從朝廷早賜聞奏驗彼災傷去所曾經賑濟之家合納夏稅量與蠲免庶幾實惠普洽困窮銷愁怨之苦為歡悅之心和氣



既充陰陽自順四時協序百穀用成黎民雍熙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

四十九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水利

周靈王三十二年

靈王大心也

穀洛鬪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鬪者兩

水格有似於鬪

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

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性

夫山

上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

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

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

大曰崩小曰弛

氣不

沈滯而亦不散越

沈伏也滯積也越達也

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

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

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

而無飢寒之匱之患

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

故上下能相

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

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

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宓

伯繇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

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

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

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高高下下䟽流導滯鍾水豐物

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

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電地無散陽散陽李梅

冬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灾燁燁焱起貌天曰灾人曰火神無間

行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

寒暑  
反逆

物無害生

蝗螟之屬  
不害嘉穀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

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

胙祿也

賜姓曰妣

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

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

王謂禹四

伯謂四岳也

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

夏雖衰祀郟猶在

祀郟二國  
夏後也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申呂四岳

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

及其失之也必有惰淫之心間之

也 惰慢

故亡其氏姓踣

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

堙沒也替廢也隸  
役也圉養馬者

夫亡者

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  
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庸至于  
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  
順於時動餘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  
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  
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

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  
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  
毋乃不可乎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  
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  
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  
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



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粱漢武帝初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

史不得其姓氏

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

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

高下開大河上領

上領山頭也

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

東長無水灾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盜賊侵掠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

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  
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廼大禹之所道  
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郇  
郇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郇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  
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  
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是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曰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

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  
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  
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  
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  
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  
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  
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  
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

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貞丘  
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  
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  
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  
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  
川䟽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  
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  
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  
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  
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  
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  
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防隄之作近起戰  
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  
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

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  
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  
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  
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  
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  
北行至西山南頭廼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  
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  
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

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  
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  
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徒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



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  
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  
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  
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  
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  
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

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太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

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牛反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

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  
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  
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  
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  
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  
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  
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

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

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  
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  
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  
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  
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畧於禹貢九河處  
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  
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  
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

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  
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  
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  
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灾沛郡桓譚為司空  
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  
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  
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  
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晉武帝咸寧三年杜預言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竭則堅完脩固非今



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徒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

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沉於今者水滂盆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瀆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塢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

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  
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脩功  
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  
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  
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  
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  
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  
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後魏太武帝延和三年以刁雍為薄骨律鎮將雍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畧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

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  
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  
為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  
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溉高懸  
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  
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  
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  
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

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從之

宣武帝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左中郎將鄭楷上疏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  
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饑帝乙罰  
己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  
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  
川陸連濤原隰通望瀰漫不已汎濫為災戶無擔石之  
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烏鹵菽麥禾黍化作  
荏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流  
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

幼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總契裁  
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  
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  
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  
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烏史起哂之茲地荒蕪  
臣實為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  
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  
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



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  
不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  
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  
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  
預決其路令無停感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  
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  
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迤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  
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

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  
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  
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  
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  
積斯實上策禦灾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  
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  
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畚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為饑  
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

圖有茲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  
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惠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  
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  
賑饑荒之士艱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  
詔曰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旰不遑食鑒  
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  
聞事遂施行

宋太宗淳化二年秋涇陽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內

舊有石嬰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  
多歷年所石嬰壞三百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  
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芭籬棧木截河為  
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  
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  
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壘石嬰可得數十年不撓所  
謂整勞永逸也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  
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  
案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  
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  
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  
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  
近代改修渠堰浸墮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  
鄭渠難為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  
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

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  
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壞陞廢已久度  
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陟  
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  
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  
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  
源也望令增築隄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  
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

亦墮圯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  
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  
填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脩廣  
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  
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  
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  
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  
溉田既畢命水工圻堰木實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

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道  
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  
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  
州之地有公私閒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  
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名信臣杜詩杜預任峻  
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  
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  
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



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

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

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  
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  
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  
山以東北形高敞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  
渤海書所謂北過泲水至于大陸泲水即濁漳大陸則  
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  
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  
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

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葭菀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葭菀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

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  
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  
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  
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  
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  
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  
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武帝西征姚秦復  
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帝更疏鑿而漕運

馬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  
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  
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瀆至于揚子江三百  
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  
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  
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  
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

西北沂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  
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  
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浚廣濟  
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  
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  
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  
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  
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

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  
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  
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互其中  
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  
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  
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  
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  
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

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名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



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  
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  
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疋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  
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  
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  
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互中  
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  
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揚

帝開明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  
終於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天禧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  
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  
府滑衛德貝州通判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  
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  
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  
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

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  
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  
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迳  
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  
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  
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  
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  
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

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遂  
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為二渠一  
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  
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  
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  
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睢服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  
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  
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

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  
議慮其煩擾罷之

仁宗慶歷間守平江范仲淹上奏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  
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  
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  
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  
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

堙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產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右

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係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

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各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皇祐三年直集賢院劉敞論修商胡口奏曰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淋漓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



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  
愁痛無所控告畧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  
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畧其  
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  
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於  
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為仁不塞不為  
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  
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

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為詩云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唯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至和二年兼判三司院歐陽修狀奏曰臣伏見學士院  
集兩省臺諫官議脩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  
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  
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  
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  
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  
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源  
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

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

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南鐵狗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少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

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

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於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塞故道張奎元計功料

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



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  
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  
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  
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  
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溢上流必  
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  
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  
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

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自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

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脩又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  
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  
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  
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  
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  
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  
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

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

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  
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  
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  
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  
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  
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  
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  
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

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

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  
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  
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  
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  
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  
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  
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  
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

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  
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  
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  
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嶼山摧海水搖蕩  
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  
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  
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  
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



將動往往伐桑折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  
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  
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  
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可不言謹具  
狀奏聞

三年修判三司院又奏曰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  
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  
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二一

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竒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

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信為竒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

詰其如何則又無竒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竒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竒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

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竒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竒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

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

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  
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  
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  
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  
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  
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  
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  
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

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  
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患而無涯者也  
今為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  
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  
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  
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  
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  
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



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  
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  
堤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  
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  
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  
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  
為大患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  
已不必求竒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

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  
擇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奏曰臣竊聞有內臣擘畫奏  
請於在京汴河兩畔增築堤岸大段高闊以防決溢之  
患見下三司相度併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八作濠寨  
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汧汴兩邊居  
民戶口非常驚動搔擾日夕洶洶其貧者則曰官中果  
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毀民之屋則我輩離散狼狽父

子夫婦不能相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吏緣為姦無所不至夫河防為害須順其情性在先朝時歲歲開濬就深通行後數十年泥滓漲淤官司因循以役民為重困監轄僥倖以省工得恩澤今汴河之底比於疇昔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累年添起今却視通衢其堤高下已與居民簷廡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築之耶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每年開淘不輟使水性就下汴底深快則灼然無橫流之虞京師溝渠積滯因而亦可

流布通泄設若不順水性暫圖苟安其堤愈高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民重遷之嗟伏望陛下宸斷早賜聖旨指揮直行寢罷無使相度官吏尚持兩端猶豫之說而干繫師局得以誅求計會為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固邦體也

嘉祐元年右司諫馬遵議開浚汴河奏曰臣竊聞本朝舊制每歲興功開浚汴河故水行地中而無濫溢填閉之患祥符中巡護使臣韋繼昇表請罷修一年以省物

力又請今後三五年一浚徒見目前苟簡之利而不能  
思患於久遠故近年以來河底漸高口地數易水小則  
東南有漕運之阻水大則京師有隄防之虞歲習為常  
人恬不恠夫禍固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暴水可  
為寒心雖使橫流僅紓大患而所殘無數百姓可哀臣  
欲乞朝廷指揮自今每歲農隙之際檢計開淘以深快  
為限縱未能一切如舊積功數年可以濟集

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

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文之力主生  
堤帝不聽卒用宋昌言說置上約三月翰林學士司馬  
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  
隄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  
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  
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  
漲水勢復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  
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

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  
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  
河流衝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  
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  
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  
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  
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  
感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

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張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



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  
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䟽導河水  
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  
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  
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  
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  
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  
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

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  
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  
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  
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  
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  
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  
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  
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

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堤功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成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

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闕隄防  
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  
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  
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  
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  
上約流失則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  
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害  
今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

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  
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  
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  
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  
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  
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  
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  
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

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  
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  
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  
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  
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  
衣帶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九